荷塘童趣

◎伊羽雪

荷塘，我们的村子。因村子里有一口荷塘，遂取名荷塘村。

荷塘，横在村子当中，把千余人的村子南北隔开。村里人沿塘而居，两岸住满了人家，仿若荷塘是最为值得信赖的依靠了。往西，荷塘与一条弯弯的小河相连，塘水常年清澈，精致别雅，藕莲丰饶。村里人与它相偎相依，我的童年也在清塘荷韵里充满了生趣。

春上，荷塘即展开风姿。一塘碧水像一面镜子，铺开一片秀色。荷叶初露，嫩嫩的，圆圆的，巴掌一般大小，似一个个可爱的花朵，稀稀疏疏贴于水面。垂柳依岸，秀丝轻扬。花木葱郁，尽收水中。“嘎嘎”春鸭，擦过水面，携来一片灵动和生机。绮丽彩云，摇摇晃晃，亦来此安然游步了。

阳光下，塘水闪亮亮地泛着清波，母亲到水边洗衣淘米是惯常的事。我只顾跟在母亲在身边，坐在往塘里延伸的木质浅桥上，双脚浸于水中，这是我最喜于心的事情了。一群馋嘴的鱼儿游来，吮吸我的脚丫，挠得痒痒的，直想笑。伸手捕捉它们，又怕到头来连一个鱼的影子也收获不到，只好抿着嘴，屏住气，任由它们嬉闹。有时按奈不住，脚一扬，撩起银亮亮的水花，鱼儿倏地扭头，逃得了无踪迹。浅塘边，总会有几只“红蜡烛”，停在露出水面的嫩草上。带有蛛网的长杆是试先备好了的，我饶有兴致地返回家中，拿来粘附它们。往往于慌忙之中，一不小心，“咚”的一声掉进水里，水面荡起层层涟漪，童年的快乐时光，也漾在波光粼粼的荷塘里。

初夏，荷塘一片红艳。荷花或打着粉红色的朵儿，或露出灿然的笑脸。田田的荷叶，或不忍离开水面，或干脆跳出来，亭亭玉立，硕大浑圆，蓬蓬勃勃。风起时，展枝弄舞，生出一片柔情。一塘荷香随风散溢，醉了村子，醉了童年。

在飞舞的时光碎片里，最深浓的记忆，莫过于盛夏采莲了。

夏莲，胖娃娃似地在荷叶间闪烁，微露的籽儿齐整整地排列着，甜甜的米若古代的少女，隐居深闺，不肯抛头露面。想想那可掬的态姿，心里直痒痒。或许爱莲之饱满，或许念籽之甘润，年少的我竟能在两米水深的荷塘里，赤身游水去采莲。说起来，亦算得上由来已久的骄傲了。别的不说，单直挺挺的刺杆，密麻如针，脾气怪异，就是看上一眼，也会怕的要命，偏偏又有纵横交错荆棘一样的刺梗暗潜水中，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怒不可遏，猛咬一口。不过，在我面前却由不得它们发威。我当会匍伏上面，左分右挡，青蛙一样爬过去，在深水塘里采得一棵棵夏莲。这种趣味和斩获确是令人惬意。手握大把莲蓬，加之体力减弱，回游可谓又是一个严峻考验。这固然要有绝好的水性和各种游泳本领，万不值得效仿。对城里孩子来说，当是不可思议，但人生着实需要勇敢地面对一些事情。那时懵懂无知的我，只有十一二岁。

我的家乡，北方的一个水乡，素有“鱼米之乡”之称谓。尔今，荷塘信步从村子里走出来，连片的稻田被一望无际的“荷塘”所取代。翠碧的荷叶铺天盖地，洒于其间的点点红艳盈满夏季的田畴。孩子们采莲如走平地，是件欢愉而方便的事，村里村外被浓浓荷香包裹着，我的童年也在拔节的藕乡的憧憬里长大了。

莫负了春雨

◎张叶

“随风潜入夜，润物细无声”，春寒未尽，便期待第一场春雨了。绵绵密密，丝丝缕缕，如同烟岚，将人们一把拉入阳春三月的诗意中。迎春要开，蝴蝶要来，世界即将“呼啦”一下花团锦簇。夜里窗子不必再关得严严实实，怕错过了那轻叩窗棂的雨声。

在春雨霏霏中信步郊野，会下意识放轻脚步，因为蓬松的枯草下面，那些鹅黄青绿的叶儿芽儿，已经忙碌起来了。新种的土豆已经破土，丰满的叶芽儿如同娃娃的小胖手，待一场春雨后，它们就会开出好看的紫色小花。麦苗到了见风长的时节，有人在引水灌溉，仿佛听到得到它们在“丝丝”地拔节、散叶。想起徐志摩少有的一句“接地气”的诗句：“农夫们在天放晓时惊起”，是的，春天的农民，总是黎明即起，忙着在第一场雨前松土、撒菜籽、点豆，播下上半年的希望。

春雨也是易惹人惆怅的。在春雨潺潺的夜晚想念一个人，真叫人柔肠百结。这是最不耐相思与等待的季节，“忽见陌头杨柳色，悔教夫婿觅封侯”，草长莺飞的缱绻季节里，多么适合亲密的人儿“携手访翠微”啊。郑愁予诗里说：“东风不来 /三月的柳絮不飞 / 你的心如小小的寂寞的城 /恰若青石的街道向晚 ”，诗里那向晚的“青石街道”，该是余光中笔下的的《雨巷》吧：苔痕润湿，石头路面泛着微光，小巷与“怨愁”共悠长。又应了晏殊诗里“楼头残梦五更钟，花底离愁三月雨”，雨打花谢，最念离人。黛玉的春雨则过于凄凉，“青灯照壁人初睡，冷雨敲窗被未温”……春雨虽惹忧思孤独，人们却还是爱她无尽的诗意。

而春雨又润养心灵与精神。我们期期地等待、盼望，最爱的莫不是它带来的这份宁静与熨帖。独立窗内，透过一幕泠泠的的雨帘，我们与街树、路灯、行车与行人，皆有了凝滞一般的空间与距离。它纤细如牛毛时，编织飘渺如诗的网，将外界的、心头的尘埃都打落了，静下来，净下来，心便成了一块刷新的田地；它淅沥不绝时，更隔绝了喧嚣的市声，世间纷攘、前尘往事，莫不是过眼云烟，此刻深思、放下、淡泊；若逢着连绵几日的春雨，白杨枝条沐着水滴返青，麻雀慵倦地睡在屋檐下，此刻于书房捧一本厚书来读，最是可心不过。

春雨丝丝入襟怀，赏它红了海棠绿了芭蕉，听它敲打窗棂叩动心弦，无论甜蜜与哀愁，都实在不舍得辜负了她。

浮岚暖翠入窗来

◎姜燕

周末去一山中民宿小住两日，晨起推窗，但见薄薄的一层山雾轻轻浅浅地笼罩着成片的树林，树叶青翠欲滴，空气清新而湿润，真是浮岚暖翠入窗来，顿时让人心旷神怡。

细看这民宿的窗颇为复古，它是由木质的窗罩、窗栏板和两扇横开的窗门组成的，窗门上还刻着祥云和飞鸟的图案，俗称花窗。打开窗罩和窗栏板，再推开两扇窗门，以窗为框，晨雾中的山林为景，便是人间一幅好画。想来苏轼诗中“小轩窗，正梳妆。”和《木兰辞》中“当窗理云鬓，对镜贴花黄。”以及李清照词中“守着窗儿独自，怎生得黑?”中的窗户，便是这样的花窗罢。古今如是，多少闺中女儿都曾倚窗梳头或是在窗前眺望远方，生出无边的思绪来。我也更是由眼前的窗想起了另一些窗户来。

红楼梦中宝玉与薛蟠等人对饮时，心中惦记黛玉，吟唱起《红豆曲》，曲中“睡不稳纱窗，风雨黄昏后。”说的是纱窗。纱窗顾名思义，窗门以绢纱制成，上面可以写诗作画，于简洁处又多了几分诗意，看上去不似花窗那般复杂。很多诗人对纱窗也是情有独钟，唐代诗人刘方平《月夜》中“今夜偏知春气暖，虫声新透绿窗纱。”宋代欧阳迥诗中“暖日闲窗映碧纱，小池春水浸晴霞。”读来让人觉得清新而美好，仿佛能看得到春暖花开，新绿映着窗纱的蓬勃生机。

还有一种窗叫支摘窗，可支起也可放下，有上中下三层和上下层两种。电影中常看到这样一个画面，妙龄女子倚窗而坐，窗户半支，若有男子经过目露欣赏之意，女子便羞涩的放下支起的窗户，待男子走后却又忍不住支窗偷看。女儿家的娇羞在窗户的支起放下间表现得淋漓尽致。

一些园林中，院墙上开窗曰空窗，窗形呈扇形、八边形、五瓣花形等，无遮无拦，内外看均可，窗外或竖奇石或种芭蕉或栽翠竹数杆。杜甫的“窗含西岭千秋雪，门泊东吴万里船。”便是这般以窗取景，再发挥诗人想象成就的千古名句。后人觉得空窗太过单一，在窗中空白处加上青砖、瓦片、竹木等堆砌出各色造型，这便又发展成了二漏窗，也称透花窗。王维诗中问友人“来日绮窗前，寒梅著花未?”说的便是院中这种窗户。

另外，旧时官殿中还常见有那种安于半墙之上的槛窗，和可以当门的落地木质窗。这种窗通风采光极好。到了现代，各种更结实轻便的塑钢窗和铝窗取代了旧时那些做工繁复的窗户，可我却依然对那些显示匠人手艺和智慧的旧时窗户有着深深的情结。

流光忽忽，此刻站在这雕花窗前凭窗远眺、思绪翻飞的我，也做一回旧时闺中女，体会一把范成大诗中“小轩今日开窗了，揉蓝染碧绿阶草”的情致，赏一遍这浮岚暖翠的大好景色。

静候。 周文静 摄

故乡的苦楝树

◎刘荣昌

前些日子，因为要看望一位得了重病的叔伯奶奶，我陪年逾八旬的父亲回了一趟冀南老家，虽然来去匆匆，只有一天时间，父亲还是让我陪他在村里转了一圈。他总说虽然干了几十年的管理工作，但从专业角度讲，自己应该是个木匠，小时候学徒就是学的这个。所以，他爱树，也爱栽树。

我们沿着村里新修的水泥路散步时，好几个老者和父亲打招呼，并指指自家屋前那几棵十几米高的苦楝树，说：“还记得不，老伙计?这是俺从你那里弄来的小树栽的。”于是，我问父亲：“村里的这些苦楝树真的都是您弄来的吗?”他说是，并给我讲了下面的故事。

上世纪70年代初，奶奶还健在，父亲每年都要回一两次老家。那一年11月，父亲到郑州出差，在小花园里看到一种树，人家介绍说这种树叫做苦楝，它对土壤要求不高，长得也快。说者无心，听者有意。父亲在地上捡了许多成熟落地的楝树果，并向当地人问清楚了这种树的特点和栽种方法、时间，还特意买了一本与植树有关的小册子。

一周后，父亲在郑州办完了事情，就带着一兜子苦楝果坐火车直接回到老家看奶奶。这一次，除了陪奶奶说话、帮助干活外，他主要工作便是研究如何栽种苦楝树。村里以前是没有这种树的，父亲第一次将苦楝树的种子带到这里。

按照书上说的，父亲先是将苦楝果的皮搓一搓，露出包在里面的很多的子，然后一个个放到精心耘过的畦子里，浇上水，前期工作就做完了。他和奶奶说好，让她老人家经常看一看，隔些天就浇浇水，然后，就回天津了。转年的2月份，他再次回老家，这个时候，畦子里已经长出来嫩绿的一撮一撮的小苗，他将每一撮剪成一棵。望着一大畦子近百棵只有几公分的树苗，父亲看到的是希望。

又一年的2月，父亲回到老家，这时候，小树苗已经长到了1米多高，可以移栽了。他在房前挖了一个个树坑，一棵棵将树苗带土栽好，翻土浇水，好生伺候。父亲不仅在自家房前栽树，也给乡亲们介绍，大家就从我们的老院里将这些半人高的树苗弄走，栽在各自家的房前。

两三年后，村子里几十户人家门前几乎都有了几棵高高的苦楝树。乡亲们还在父亲的指导下，将新树结下的苦楝果的子放进畦子，育苗、移栽。又过了几年，村里到处都是高高的苦楝树了。

苦楝树的叶子墨绿墨绿，每年初秋，树上挂满了翠绿色的如同葡萄般的果实，落叶时节变为黄色，自然就掉到了地上。有的时候，乌鸦等鸟类也会啄食这些黄色的苦楝果，然后它们又将子通过排泄系统“搬运”到村里村外的沟沟坎坎。于是，几年以后，一批一批的苦楝树便布满了家乡那个小村子。这种树不生虫子，一般五六年就可成才，做盖房的椽子不成问题，其木质软硬适中花纹也好看，是做家具的好材料，皮和子还可入药，简直是村里人的宝贝。

据父亲说，在家乡附近方圆几十里，只有我们村才有苦楝树，就是他在那一年弄回去的。他说，如果身体可以，要每年在春天去看看他当年亲自种下的那些苦楝树，还有乡邻们在他的指导下种下的更多的树，它们一定也盼着父亲能经常去看看它们！

忆梅

◎诸蕾芳

墙角的一树老梅悄无声息地就开了。

梅先天下春，伊仿佛是一个春的使者、一位花中先锋，迎着料峭的春寒便就兀自盛开了。老枝铁骨，雪蕊风华，红袖频觉又添香。词赞：“烟姿玉骨，淡淡东风色，勾引春光一半出”。是的，这独步早春的梅正在向我透露着一个春的信息——又到江南赏梅时，想再与梅醉一场?

天下赏梅处颇多，梅的品种之最则当首推武汉的磨山，其次便是南京的梅花山了。记得那年有友邀约同游梅花山时，甚不以为然，及至，但见漫山遍野花海如织，不得不自嘲夜郎，惊作井蛙之叹。那洁白素净的玉蝶梅，碧如翡翠的绿萼梅，胭脂点珠的朱砂梅，红颜淡妆的宫粉梅……红的似霞彩尽染，白的如粉妆玉琢，绿的是清翠欲滴，枝枝灿烂芬芳，朵朵争丽斗妍，盎然春意勃然而出，诚叫人游目骋怀，信可乐也。如果说梅花山的梅称得上“姹紫嫣红”的话，那么姑苏光福“香雪海”的梅须得用“天真烂漫”四字来形容了，有诗云“十里梅花香雪海”，自从康熙帝时巡抚宋荦来此题下了“香雪海”三字摩崖石刻后，从此“邓尉探梅”便为传世盛景。每年的梅开时节，满山皆白，如坠雪海，“入山无处不花枝，远近高低路不知”，那疏影横斜的风韵、幽雅宜人的暗香、探身弄影的婀娜，无不令人击节叹赏，心神往之。

甚美古人，他们赏梅是极讲究的，据《梅品》曰：须淡云、晓日、薄寒、微雪、竹边、松下、明窗、疏篱、林间吹笛、膝下横琴等情景，方是赏梅之佳时佳境。可惜今人已无福消受此番奢华了，得一空闲与梅一会，足矣，更多的时候只能略忆一二了。

“岁寒三友”中有梅，“四君子”里更少不了梅，这知己、君子之名，梅实在是当之无愧的。而梅之最可贵处正在于她的“独步早春、冰肌玉骨、凌寒留香”，她曾是多少墨客骚人的诗中物画上景，或咏其风韵独胜，或描其神形俱清，或赞其标格秀雅，或颂其节操凝重。北宋处士林和靖更是不娶无子，植梅放鹤，称“梅妻鹤子”，被传为千古佳话。他的“疏影横斜水清浅，暗香浮动月黄昏”更成为了千古绝唱，而我更爱的是“人初静，月正明，纱窗外玉梅斜映，梅花笑人偏弄影，月沉时一般孤另”。

忽忆那一年赏梅，一时兴起想折下一枝梅来，却不料把梅和自己笑成了一团乱颤的花枝，梅没能折下，反倒是笑落了一地的梅花。尔今又是一年花开时，只不知我忆梅花梅花可曾忆我?

水墨西湖

◎刘云燕

初识西湖，来自古诗词。诸如林升云：“山外青山楼外楼，西湖歌舞几时休?”或是苏轼的千古名句：“欲把西湖比西子，淡妆浓抹总相宜。”

当我到达西湖时，不是西湖最美的季节。立春不久，草木未茂。从断桥步入西湖畔，早春的风伴着湖水，凉爽宜人，让人不禁，身轻气爽。此时，在我眼中的西湖，颇有些水墨的韵味。

此时，逆光观西湖。湖水浩渺，远方小山连绵，如中国画中的水墨背景，影影绰绰，完美而恰到好处。似乎多一些山就太密，少一些则疏松。西湖在多雾的光线中，呈现出一种浩渺无际的宽广美。湖中有不少各式各样的船在摇曳，仿佛是一幅流动的画卷。而水边的树，还简洁着枝杈，似乎像是一个亭亭玉立的女子，舒展着自己的风姿。它们仿佛吸取了西湖的雅韵，也颇有一些古风和诗意。垂柳还没有发芽，只微微露出浅嫩的头儿。但是，风吹动了那些柳枝，摇曳着，摇曳着，春天就近了。

湖畔不远处有几个坐椅，游人可走走坐坐，自得其乐。人们携手走在湖畔，欣赏着美景，也欣赏着这些隽秀的树。在逆光中，那些船是黑色的，水波是白色的，一切仿佛如水墨般浸入在画面中，浓妆淡抹，自然雅致。

站在湖边看远处，远处的岛如神秘的所在。水环绕着小岛，仿佛是仙人所指一般，小船上的人自得地摇动船桨，亦如苏轼所云：“记取西湖西畔，正暮山好处，空翠烟霏。”西湖边，蓝天碧水畔，是一池一池的荷塘。荷塘此时亦是枯荷，荷呈现出一种黄。那些曾在盛夏然婀娜的荷，此时垂下头，弯下腰，展现出另外一种线条之美。配上远处的白杨，塔身，似乎自然就是最伟大的艺术家。

走在白堤上，白沙堤，横亘在西湖湖面上，约一公里长，白居易行走其上，云：“最爱湖东行不足，绿杨荫里白沙堤。”湖水荡漾，群山含碧。湖边有漂亮的小桌子，你可以感受古朴之风。

湖畔公园里的桥也别有风韵，掩映在绿树中，它们将自己倒影在水面上，你不如得敬佩古人的建筑构思。亭台楼阁，皆有美学风韵。如果说西湖是水墨，那么西湖边的建筑，则与西湖的风韵相匹配。那楼外楼的餐厅，在蓝天下古香古色。而西冷印社，步入满是青苔的小路。此是地，你会感受到那种岁月静止的唯美。石头上覆盖着青苔和绿叶，有的地方黄，有的地方绿。而去年秋天的红叶就像一只只小船，静静地停泊在水面上，天光云影间，静止成一幅画。依然有残花飘落，粉的花，配着青苔的石，也许几分禅意。梅花与迎春齐开，芳香四溢。

船几自飘零在西湖畔，似乎有些“野岸无人舟自横”的意味。西湖在早春时分，已经有些明媚之感。待不多时，花吐芬芳，柳吐芽，定是“何人解赏西湖好，佳景无时。”我们徜徉在西湖畔，任时光远去，夕阳西下时，西湖的美，颇有些璀璨和迷离。雷峰塔上的灯亮起来，接着，湖边的亭台楼阁都闪烁着灯光。仿佛是美人明澈的眼眸越发亮起来，仿佛让人置身于一个童话般的世界。

用文字描述西湖之美，怕只能言其一二。“坡谓西湖，正如西子，浓抹淡妆临镜台。”西湖畔，人间最美处……

柚子花开淡淡香

◎黄淑芬

三月，柚子花开，开在老家的后院里。春天的风一吹，淡淡的馨香一股股地越过门、窗等重重障碍，径直往人的鼻孔里钻，忍不住香的诱惑，我往后院走去。

后院，五棵柚树扇形排开；碗口粗的树干，伞样的树冠，茂密的嫩叶下开满了串串白色小花。站在树下，微风吹起，花香扑面而来，沁人心脾，淡淡的清香中夹着一股甜丝丝的味道。柚子花的香气，清香怡人，没有浑浊感。香味袭来，清新的感觉就在肺腑中行走，宛如面临清澈流水直视河底的鹅卵石，不会有浊水泥汤的暧昧朦胧。在乡村，我闻过很多花香，而柚子花的香还有野百合花的香，最是让我难忘。

柚子花不和其他春花争奇斗艳，直到人间三月芳菲快尽时，才姗姗来迟，压轴一般。春天来临之时，柚子花的花骨朵或者先于绿叶领略先机而出，或者与绿叶联袂出场，或者在绿叶刚要舒展叶片的时候才探头探脑地藏身于绿叶之间，像不同风格的演出一般。

柚子，它还有另外一个好听的名字叫做文旦，可是我不喜欢这个文绉绉的名字。我觉得树冠高大、枝繁叶茂的柚子树配上这么一个文气十足的名字，有被糟踏了的意思。

柚子花开的时节，正是春雨绵绵的季节。而雨中的柚花，更是别有一番韵味。牛毛细雨夹着雾轻轻地环绕在柚花上，雨雾中的柚花若隐若现，小小的花朵中透着灵气，它低垂着自己的小脑瓜，欣然接受着上天赐予的这琼浆玉液般的洗礼。当阵阵清风吹来，那绽放于枝头的串串小花，又会不失时机地在雨雾中轻摇着它最美的身姿，传递出它特有的韵味和馨香，绽放出一个淡雅别致的春天。

我喜欢柚花沁人心脾的香，更喜欢它根植沃土，经得住风吹雨打的考验。春天，百花齐放，姹紫嫣红。柚花质朴，不张扬，不择环境，山坡沟壑、屋前道旁，随处可见，像乡下素面朝天的女子，就那么泼泼辣辣、清清爽爽地开着。它虽然没有桃花的艳，也没有桂花的浓，但我还是喜欢这默默无闻，独自吐芬芳的柚花。